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十六卷 放生善跡

古來文人慧士，俱由前世善根夙悟，故托生來，即有一段超凡入聖的妙用，不像那些沒根行的，不是繫著了富貴功名，便是戀定了嬌妻美妾，把這善根都汨沒了。西湖原是古放生池，後以湖心寺為放生池，餘遂不禁人之捕捉，漸漸連湖心寺池內也便有名無實了。直至萬曆年間，西湖有一個極有文名的秀才，後來做一個極有善緣的和尚。這人姓沈，名株宏，出家無門洞，法號蓮池。他父親號明齋處士，原是杭州望族。他生來慧敏，落筆成章，考著不出三名前後，二十歲就補了廩。那功名盡可隨手而得，父母妻子都望他發科發甲，他卻全不以功名在念，蓋因前世是個善知識，故此這一途留他不住。

你道他前生是什麼人？為何托生西湖，成這一篇佳話？他前生姓許，名自新。原係臨川府尹，為官清正，晚好天竺之學。一日，忽被冥司攝去，看見閻羅天子尊禮一個永明禪師，醒來就棄家尋訪。訪到西湖淨慈寺，永明禪師知道衣鉢該傳這人，先期坐化，留偈與他。他見了偈，也就立化了，因此托生在仁和褚堂沈宅。到得二十年後，父親棄世，妻張氏亦以病亡，止有母周氏孀居在室，因母命要他續娶了湯氏。這湯氏卻也與佛有緣。日日清晨，見丈夫定要誦過了《金剛經》方才看書，做文字，他也心甘淡泊。卻好這年除夜，杭城大作分歲之例，一家老小盡聚集攏來，飲酒歡呼，爆竹流星，笙簫鑼鼓，響徹通宵，調之守歲。蓮池那時也隨俗過了，但覺父母俱亡，前妻已故，對景淒然。正是：

心中無限傷情事，不耐燈前對酒卮。

湯氏見他心事不快，不喜飲酒，便叫丫鬟烹一杯好茶與相公吃。豈料「芥菜子偏落在繡花針眼里」，丫鬟捧了茶，魁地一聲，口稱「有鬼」，竟將茶碗打碎。外面叫鬼，忙來看時，只見直僵僵，丫鬟臥在地上，把蓮池平日最愛的一隻茶碗打得粉碎。蓮池看了，不覺色慍，對娘子道：「此碗自幼相隨，已二十年，不意分離竟在今夕。」湯氏道：「相公，可知道萬物有無常，因緣無不散。物之成毀，何足介意？」正是：

翻將開釋語，激動有心人。

蓮池聞得這兩句話，暗想道：「娘子此言正合我平生之志。此身虛幻，酷似空花，百歲光陰，速如飛電。倘若無常一到，難免分離，畢竟與碗一樣。」就立身向娘子拜了一拜，道：「茶碗雖小，倒是喚醒迷人的機鋒；娘子之言，卻是參透禪門的老僧。我從此得悟，猛醒回頭，娘子就是吾師。我出家之志從此決矣。」湯娘子道：「我方才之言，不過是勸你開懷的意思，為何當真要出家起來？你今年方三十，且到半百之後，功名已遂，兒女事完，方可行此勾當。如今一事無成，從那裡說起？」蓮池只說：「無常迅速，人身難得。」手裡卻在案上寫「生死事大」四字，絕不回答。

看看雞唱五更，東方漸白，卻是新正元旦了。緊鄰徐媽媽，起早在家堂神桌前燒了頭香，念了一回佛，看了一卷心經，便鎖鎖門，走到沈家來賀節。適值湯娘子因丈夫要出家，無計可留，因徐媽媽到來，便將昨夜打碎茶碗的事細細說了一番，又見官人今日就要出家，故此著惱。徐媽媽道：「啊喲，這等沒主意的！大娘，你且寬心，請相公出來，我倒有一番言語勸他，自然不去了。」只見蓮池裡邊踱將出來，向徐媽媽唱了一個喏。媽媽笑嘻嘻回禮道：「老身特來拜相公的節，恭喜相公今秋大比，必定高魁天下。忽聞得大娘說，相公反要棄家修行，不知是真是假？」蓮池道：「生死事大，即刻便行，豈是假話？」媽媽道：「相公果要出家，老身卻有一言相稟。我想太太生相公一場，指望為官作宰，光耀門庭，春秋祭掃，供設泉下。相公如此，豈不虛了先人之望？」蓮池道：「媽媽雖說得是，我有一辭謝世的，試念與你聽：

恩重山丘，五鼎三牲未足酬。親得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呔！這是出世大因由。凡情怎割？孝子賢孫，好向真空究，因此，把五色封章一筆勾。」

媽媽又勸道：「出世酬恩，相公說得有理，但大娘嫁相公不久，家中又無人倚靠，怎忍得割斷恩情，拋撇而去？」蓮池道：「我既出家，也自顧不得了。我也有一辭念與你聽：

鳳侶鸞儔，恩愛牽纏何日休？活鬼喬相守，緣盡還分手。呔！為你兩綢繆，披枷帶杻，覷破冤家，各自尋門了走。因此，把魚水夫妻一筆勾。」

媽媽又勸道：「夫妻也罷了，古人云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』相公若有一男半女也就罷了。今子嗣尚無，可不絕了沈門後代麼？」蓮池道：「有子無子，總是一般，你不知道。我再念一辭你聽：

身似瘡疥，莫為兒孫作遠憂。憶昔燕山竇，今日還存否？呔！畢竟有時休，總歸無後，誰識當人，萬古常如舊？因此，把桂子蘭孫一筆勾。」

媽媽又勸道：「相公，我看你三更燈火，十載寒窗，如此用功，必須獨佔鰲頭，庶不枉男兒志氣。若去出家，豈不被人恥笑？」蓮池道：「功名未來之事，如何羈留得我住？我也有幾句念與你聽：

獨佔鰲頭，謾說男兒得意秋。金印懸如斗，聲勢非常久。呔！多少在馳求？童顏皓首，夢覺黃梁，一笑無何有。因此，把富貴功名一筆勾。」

媽媽又苦勸道：「相公既說這功名原是不可必之事，只如今現在的家舍田園，如何也捨得丟卻了麼？」蓮池道：「媽媽，你也不要認真了是我姓沈的，千年田地，八百個主人，這是身外之物，何介我意。正是：

富比王侯，你道歡時我道愁。求者多生受，得者憂傾覆。呔！淡飯勝珍饈，袖衣如繡，天地吾廬，大廈何須構？因此，把家舍田園一筆勾。」

媽媽見他說來說去，都是推卻的話，又實是一片大道理，因想說道：「相公這些事也都罷了，只你才高班馬，學邁歐蘇，一旦修行，真正埋沒你一生的學問。」蓮池大笑道：「你不知閻王面前是用不著『者也之乎』的，一發不勞媽媽過慮了。」正是：

學海長流，文陣光芒射斗牛。百藝叢中走，斗酒詩千首。呔！錦繡滿胸頭，何須誇口？生死跟前，半字不相放。因此，把益世文章一筆勾。」

蓮池道：「我意已決，媽媽切勿再言了。」媽媽道：「相公出世情真，超凡念切，如何老身一人可以勸得住的，但功名富貴固為身累，我想出世的人，春遊芳草，夏賞荷池，金谷蘭亭，盡堪流灑，只要存好心，行好事，在家亦可念佛修行，大娘還可依傍同修，何必要出家？」蓮池道：「你還不悟，我且再說你聽：

夏賞春遊，歌舞場中樂事稠。煙雨迷花柳，棋酒娛親友。呔！眼底逞風流，苦歸身後，可惜光陰，懨懨空回首。因此，把風月情懷一筆勾。」

媽媽被這一番說話，七首詞兒，講得頓口無言。

坐了半晌，想了又想，但道：「相公，然雖如此，只是娘子少年，一朝孤處，深為不便。必須生一長久之計，安頓了大娘，方為了當。相公請細思之，老身就此告別，聒噪！多有得罪，相公莫怪。」蓮池道：「媽媽，你且請坐著，還有商量。」便對妻子道：「我已踢開世網，打破愛河，自尋出路，你卻怎麼結局？也要你自己斟酌，自己情願。」湯氏便道：「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男女雖殊，修行則一。你既已踢開世網，難道我獨不能踢開世網？你能打破愛河，難道我獨不能打破愛河？你既自尋出路，難道我獨不能自尋一出路？總是同來同往，同證同修便了。」

蓮池聞言大喜，遂對徐媽媽道：「我見你無男無女，獨自在家。今日幸你在此，也是天假的善緣。我今就將娘子托付與你相陪。所有田園，盡可度日。等我雲遊回日，蓋一尼庵，再去梵修便了。」遂到屠學道處告還了這項盛倉米的頭巾。那提學愕然驚問

道：「你是少年有才之士，為何講個告字來？」蓮池道：「生員的趨向不同，看得功名事小，生死事大。」說罷，便撒然而出。屠提學不勝歎息。

回來收拾行李，作別出門，競投西湖而來。見了南北兩山尚無定所，忽撞著一個瘋僧，一手扯住蓮池，胡斯亂嚷。蓮池忙陪禮道：「弟子雖未披剃，也是佛門中人。」那僧相了又相，微微的笑說道：「背後有人喚你回去。」蓮池回頭一看，不見瘋僧。只見一片紙條在地下，拾起看時，卻是兩句詩，寫著：

無門窟裡歸無路，心生一大即伊師。

蓮池拾了紙帖，不見這僧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或者我緣分應該在無門窟出家，這個聖僧卻來指引。但聞岳墳後有一無門洞，想來就是。那第二句無頭無腦，卻詳不出。」將字在手心裡畫了又畫，便道：「醒得了！分開四字，合成二字『心生』豈不是『性』？『一大』豈不是『天』？『性天』既是我師，何不竟到無門洞去尋訪『性天』，虛實便了。」走到大佛頭，過了葛嶺，竟至岳墳，便往山後，彎彎曲曲走了半晌，卻好到無門洞口。周圍四望，果然一坐好山。有詞為證：

峭壁插天如削，危崖仙掌遙擎。蓮花池湧燦明星，屈曲蒼龍臥嶺。■太白攜詩欲問，昌黎賈勇先登。不如收拾利和名，到此緣何不醒？右調《西江月》

蓮池舉頭一看，上面一個大匾，寫著「無門洞」三字，門傍有一對寫道：

何須有路尋無路，莫道無門卻有門。

蓮池在洞門口立了一會，只見柴門緊閉，寂靜無人，不敢敲門叫問，只得在外探望。忽見一老僧走出，約有七十餘歲，開門，看見蓮池人品，認是城中遊客，便道：「相公，裡面請坐。」蓮池進門，先禮了佛，然後坐下，便問道：「寶山可有一位性天禪師麼？」那老僧道：「不敢，貧僧就是。」蓮池立起身便拜。性天不知何故，慌忙答禮。蓮池道：「弟子久仰老師道德無涯，特來拜求剃度。」性天道：「我自陝西南五台雲遊到此，已經三載。道糧只勾老僧一人，所以不敢接待道友，收留徒弟。足下是城裡人，享用過的，怎擔得恁般荒涼境界。莫說老僧不允，就是老僧允了，不是盛族還來勸歸，就是足下耐不慣淒涼，久後仍要歸宗，反增老僧一重罪案，卻使不得。」

蓮池聽了，不覺失笑道：「老師的話，極為有理。只是弟子拋家割愛而來，單為生死事大，止求老師為我剃度，也不敢求住此間。」性天道：「汝念既堅，明日便與你披剃了罷。」取字佛慧。日與性天談些禪理。不及數月，便辭別了性天，出外遊方。饑餐渴飲，一直從山東、河南、北京，周圍走了一個大柁柁圈。聞得有個遍融和尚，是個善知識，特去訪他。那遍融和尚見了蓮池，只回他道：「作福念佛。」又再叩問，便道：「腳跟須步步行得穩。」又叫他急急南歸。蓮池心中尚未明了，又聞笑岩大開爐精，蓮池又去入室參訪。笑岩道：「汝只持戒念佛。」

蓮池聞二法師之言，終日參解，卻無甚深意。一直行到東昌地方，見一茂林之所，山川幽峭，樹木扶蘇，便在大樹之下，偃息片時。方才入定，只見許多佛祖立在面前，也有焚香的，也有合掌的，往他身前圍繞了一周而去。少停，又見一班魔神，立在面前，奇形怪狀，刀干戈矛，也往身邊圍繞了一周而去。忽然焚香合掌的，都變了魔神；那奇形怪狀的，都變做諸佛。渾了一番，方才出定。坐在樹下，左思右想，恍然有悟道：「為魔為佛，總在一心，何必向外馳求？」遂做一偈道：

二十年前事可疑，三千里外遇何奇？

焚香擲戟渾如夢，魔佛空爭是與非。

念完偈，便立起身，挑著行李，往南而來。走了數日，已到南京地方，身子覺得有些勞頓，遠遠望見兩個僧人來了，不免同伴而行。只見兩個游僧走近前來，打個問訊道：「長老往那裡去的？」蓮池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要往南去的。」游僧道：「我也是要往南去的。大家同行，一路也熱鬧些。不知長老肯相挈否？」蓮池道：「同行極好。」遂同走了二三里路。

蓮池挑了這擔，如何跟得這兩個癩頭僧著。他兩個便上前說道：「我看你路途辛苦，行李像是艱難，不若我們替你代挑一肩，一者鬆鬆你的肩，二者將息兒，明日也好同走，不然似你這般光景，卻不耽誤了大家走路？」蓮池見他說得真切，便道：「路途艱難，彼此一般，如何倒反累道友起來？」那僧道：「總是會中人，何分爾我？不過替你挑幾步，接接力，少停，你又好挑。」蓮池也不疑心，竟將行李付他挑了。方才接得上肩，那僧就把蓮池豁地一聲，推倒在地，竟似離弦的箭，飛也趕他不上，由你背後叫痛叫苦，他頭也不回，去了。

蓮池掙了半日，掙得起來，影也不見，心中卻自懊悔，只愁隻身何處歇宿，急急往前亂走。尋著一個叢林，上寫著「瓦官寺」，且投此處暫住幾日。那瓦官寺中，走出兩個和尚來，見蓮池隻身而至，就有許多推阻的光景。不得已留住了幾日，忽然蓮池大病起來。師徒二人便商量一計，假意對蓮池道：「明日有個齋主要來在此安息。他來定要攬你。我扶你到安靜些的所在去，又好養病。」師徒二人竟將蓮池扶在金剛腳下，半床草蓆，聽其風吹地冷，進出絕不一顧。

蓮池到此地位，正無可奈何，內有一道人看了，反覺不安，便道：「天上人間，方便第一。這和尚雲遊病此，無人照管，眼見得性命要送在金剛腳下了。我且拿盞滾湯與他吃。這現在功德，有何難做？」即時取了一盞湯，走到蓮池面前道：「師父！你可吃些湯水麼？」遂遞湯水過去道：「這般冷地下睡，吃口下去也暖暖肚。」蓮池道：「湯水倒不勞，只煩你到禮部沈老爺那裡通個信，說道杭州蓮池和尚病倒在此。多感多感。」道人聞說，吃了一驚：「原來你就是蓮池老爺！阿彌陀佛，何不早說？也免得受苦楚。兩三日，禮部沈老爺正在各處庵觀寺院來尋訪你，你卻就是。失敬，失敬！我就去通報了。」正是：

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

你道沈禮部是誰？就是杭州沈三洲，係蓮池的堂兄。他為何曉得蓮池雲遊到此？數日前，有兩個癩頭僧，拐了蓮池行李，分贓不均，嚷鬧至禮部衙門前來。沈公見是兩個和尚，爭著一個被囊，一個說是「途中被他搶去」，一個說是「跌錢輪與他作當的」。兩個爭執不已。沈公道：「取被囊上來，自有道理。」便喚衙役將被囊逐一搜檢，內有度牒一張，看是何人，便有了下落。上寫著：雲遊僧株宏年三十二歲，係杭州府仁和縣人，因操方訪道，但有經過關津渡口，不許攔阻。

右牒仰經過縣驛等衙門準此。沈公看了，知是自己兄弟衣囊，便大怒道：「這被囊分明是沈蓮池的，你這兩個禿奴從何處得來？蓮池現在何處？若有一字虛誣，立時處死。」兩個嘴舌利便的騙賊聽了沈禮部的說話，竟像遇了包龍圖的一般，說得他毛骨驚然，便道：「爺爺，這蓮池是小的們的師父。因憐小的赤貧，納不起度牒，權借小的為護身符的。至於蓮池，現在杭州。」沈公道：「好胡說的奴才，不是你誣騙來的，定是謀財害命得的，且收監再審。」即時差人四下尋訪蓮池消息，故此瓦官寺中也有人來問過。道人心裡明白，所以聽得蓮池二字，即便欣然而往。到了禮部衙門，便對長班說知蓮池現在瓦官寺。沈公聞報，立時打轎，往瓦官寺而來。

卻笑瓦官寺的師徒兩個正在那裡議論道：「昨日扶出去病的僧，雖然不涉我事，若是死了，還要累著常住哩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道人喘吁吁的，一身生汗，跑將進來。師徒兩個不知他為何事，這樣著驚。道人忙道：「你還不知杭州沈蓮池老爺在此作寓，禮部就來寺裡望他哩！」師徒二人還罵道：「你這瘋道人，不要見鬼！我們寺中幾時有個蓮池在此？這般慌張。」道人笑道：「在這裡，我倒曉得的。」二僧道：「果然在這裡，快去請他到方丈來。若禮部老爺來拜，也好接待他。如今卻在那裡？」道人又道：「在這裡。」二僧發急道：「這裡是何處？」道人指著外面金剛腳下道：「前日扶出去的不是？」二僧聽得說了，驚得目定口呆，沒做理會處。徒弟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想一計在此，快出去請了蓮池老爺進來，上房安息了，再行個苦肉汁，一味磕頭哀求他，要他在沈老爺面前方便一聲，或者出家人慈悲，寬恕我等，也不可。」師父道：「說得極是。」便走到金剛腳下，倒頭便拜：「我輩有限不識泰山，一時小見，將老爺移出，罪該萬死。今聞禮部老爺來拜，望乞慈悲。」一連磕了十數個頭。蓮池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修行人，不計較這些小事。」

師徒兩個就請了蓮池進去，到上房安息，一個烹了六安上號毛尖茶，送與蓮池吃；一個薰得噴香綿被，與蓮池蓋。正忙做一團，只聽得禮部沈翁已到寺門了。住持忙出門跪接進來。這兩個勢利和尚驚得牙關對撞，腿膝亂搖。直等蓮池見了沈公，吃了兩杯茶後，一字不題，方才放下這個「石稱鍾」。沈公見兄弟病勢甚重，便喚主僧過來吩咐道：「好生伏侍老爺，病痊之日，自有重賞。」那僧領命去了。便把前日堂上獲著二僧，搜出度牒的事對兄弟細細說了一番：「不知吾弟衣囊從何落在二賊之手？至今監候在此，待吾弟身子健了，面質後，斷要處死他。」蓮池道：「雖是這兩僧不守清規，畢竟是佛門弟子。況我衣囊已獲，望吾兄寬宥，放了他罷。」沈公道：「吾弟以恩報仇實是菩薩心腸，難得，難得！我就釋放便了。」當時辭了蓮池，回衙就請太醫院到寺眼藥調理。況有兩僧在旁，不時服侍慇懃，不數日，病漸好了，就往禮部衙去別了沈公，回寺謝了主僧，打點行李回杭。

眾僧見他執意要去，諒留他不住，遂作別起身，回到了西湖之上，便在南北兩山，欲覓一僻靜之所。忽見五雲山一個去處，四山圍合，徑曲林幽，原是古雲棲寺的舊基，宋朝雍熙年間，有一大扇和尚，善能伏虎，人便稱他為伏虎禪師，這寺是他創造的。天禧中，敕賜真濟禪院。不料弘治七年，洪水驟發，殿宇經像，盡皆漂沒。蓮池到此，已是隆慶六年。因愛此山岑寂，可以修行，遂孤形只鉢，結個茅庵，默坐於內。一日止煨粥一餐；胸前掛一面鐵牌，牌上寫著：「鐵若開花，方與人說。」

自從蓮池到了，虎狼馴伏，便有樵夫人山斲柴，傳說蓮池的好處，不但老虎不吃人，狗是老虎的酒，連酒杯兒也不動了。人人稱異道：「又是個伏虎禪師了。」凡遇亢旱，蓮池誦經祈禱，便降甘雨。人人一發說他是個活佛臨凡。這些檀越施主，若大若小，爭出錢糧，情願鼎新雲棲，以為永遠香火。肩泥挑石，運木移磚，不一日，便成蘭若。但是蓮池不喜莊嚴屋宇，聊取安適，支閣而已，所以外無崇門，中無大殿，惟禪堂處僧眾，法堂奉經律，外設放生所，內啟老病堂，西建十方堂，百執事各有寮。日有警策語，依期宣說；夜有巡司，擊板念佛。再有寶刀戰、回耀峰，為龍虎環抱。東岡而上，有壁觀峰；峰下出泉，名青龍泉，中峰之旁，有聖義泉；西崗之麓，有金液泉。三泉覽引，涓潔甘芳。稱為「雲棲六景」，遂成偌大叢林。清規整肅，毫忽無差。自書記、知賓，茶頭、飯頭、庫頭、菜頭、園頭、淨頭等執事員役，整整有條。六時禮佛，不許婦人女子進門，為四方道場之冠。縉紳士大夫苦空僧行，禮拜連座者，人千人萬。

那時蓮池方才開口說法，道：「無常迅速，一心念佛。『南無阿彌陀佛』六個字，但不要隨口念過，真能旋天轉地，受用不盡。若果一心不亂，自然往升西方極樂世界。」內中一個御史左宗郢便問道：「念佛得悟道否？」蓮池道：「怎麼得不悟？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今反念念自性，怎麼得不悟？此法極其簡便直捷。那參禪喝棒，只好接引上等根器的人，凡夫俗子省得些甚麼？故此念佛是廣大教化法門。富貴人受用見成，正好念佛；貧窮人，家小累小，正好念佛。有子孫的，宗祀得托，正好念佛；無子孫的，孤身自在，正好念佛。若人子孝，安受供養，正好念佛；若人子逆，免生恩愛，正好念佛；若人無病，趁身康健，正好念佛；若人有病，切近無常，正好念佛。老年人光景無多，正好念佛；少年人精力有餘，正好念佛。若人處閒，心事不擾，正好念佛；若人處忙，忙裡偷閒，正好念佛；若已出家，逍遙物外，正好念佛；若不出家，知是火宅，正好念佛。若人聰明，通曉淨土，正好念佛；若人愚魯，別無所能，正好念佛。若欲參禪，禪是佛心，正好念佛；若思悟道，悟須佛證，正好念佛。」左御史又問道：「念佛時必須淨室莊嚴否？」蓮池道：「不必拘牽形跡。好靜的，不必敲魚擊鼓，自可寂靜念佛；怕事的，不必成群做會，只消閉門念佛；識字的，不必入寺聽經，只消依教念佛。千里燒香，不如安坐家堂念佛；供奉邪師，不如孝順父母念佛；廣交魔友，不如一身清淨念佛；寄庫來生，不如見在放生念佛；許願保襪，不如悔過自新念佛。習學外道文書，不如一字不識念佛；無知妄談禪理，不如老實持戒念佛；希求妖鬼靈通，不如正信因果念佛。」左御史聽了，大悟而去。

蓮池每見杭城大小人家多好殺生，遂舉筆作「戒殺文」七則云：

一曰生日不宜殺生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己身始誕之辰，乃父母垂亡之日，正宜戒殺持齋，廣行善事，使先亡妣考早獲超升；見在椿萱，增延福壽。何得頓忘母難，殺害生靈？

二曰生子不宜殺生。無子則悲，有子則喜。不思一切禽畜，亦各愛其子。慶子生，令他子死，於心何安，夫嬰孩始生，不為積福，而反殺生，不亦愚乎？

三曰祭先不宜殺生。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掃，俱當戒殺，以資冥福。夫八珍羅於前，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？殺生以祭，徒爭業耳。

四曰婚禮不宜殺生。世間婚禮，自問名納采，以至成婚，殺生不知其幾。夫婚者，生人之始也。生之始而行殺，理既逆矣。且吉禮而行兇殺，亦覺不祥。

五曰宴客不宜殺生。良辰美景，賢主嘉賓，蔬食果酒，不妨清致。何須廣殺生命，窮極肥甘，笙歌饜妖於杯盤，宰割冤號於砧幾？嗟乎！有人心者，能不悲乎！

六曰祈攘不宜殺生。世人有疾，殺生祀神，以祈福佑，不思已之祀神，欲免死而求生也，殺他命而延我命，逆天悖理，莫甚於此矣。

七曰營生不宜殺生。世人為衣食故，或畋獵，或漁捕，或屠宰牛羊豬犬，以資生計，而我觀不作此業者，亦衣亦食，未嘗凍餒而死也。殺生營生，神理所殛；以殺昌裕，百無一人。種地獄之深因，受來生之惡報，莫斯為甚矣。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？

蓮池便命書記速傳此戒殺文，廣行天下。復作「放生文」勸人為善。遂鑿上方池放生，自作碑記於長壽庵。因有人問道：「魚鱉萬萬，群聚一池，如獄囚一般，不得暢快，奈何？」蓮池道：「不強如殺乎？魚鱉聚在一池，猶坐關和尚終日坐在斗室之中，遊行自在，亦未見其甚苦。」又問道：「池中一勺之水，放得幾何生？」蓮池道：「此為之兆也。吾具放生之心，人難道不具放生之心乎？一處放生，以至於十處、百處、千處、萬處，由杭而至於南北二京，川湖江廣，山陝河南，無一處不放生，則天下便成極樂國土，世上亦永無刀兵殺運之災矣。」

一日淨慈寺性蓮和尚請蓮池講圓覺經，在南屏五十三日，人來聽經的，如山似海，只有虞德園先生與之相好。虞德園見湖心寺放生池久廢，遂邀蓮池踱到龍王堂，望著湖心寺，不勝歎息道：「此三潭舊跡也，今薪草堆積，都變做了草灘，豈不可惜？況西湖原是古放生池，如今漁人晝夜網捕，無刻休息，甚是可憐。何不濬復三潭，仍為放生池，卻比大師上方池不更開闊麼？」蓮池甚嘉其言，立心要成此功德，遂懇合城縉紳士庶，並呈明當道，立取葑泥，繞寺築埭，還插水柳為湖中之湖，專為放生而設。重建舊寺為德生堂，山門仍名湖心寺，杭嚴道王應乾題匾其上。擇僧看守，禁止漁人，不得越界捕捉。自蓮池重興後，那放生的源源不絕，也有為生日放生的，也有為生子放生的，也有逐月初一、十五做放生會的。西湖之上，竟做了西方樂國矣。

蓮池復回雲棲，只是閉門念佛，閒時著述些經文戒律，每每設放瑜伽施食，普濟幽魂。到了萬曆十六年，杭州大旱，設壇祈雨的頗多，絕無一些雲氣，雨從何來？有人道：「近聞蓮池大師道行高妙，何不去求他出來祈雨？」遂哄動了朱橋梵村的人，都來求大師禱雨。蓮池道：「我又無符咒法術，曉得祈甚麼雨？」眾人只道他推卻，一齊放聲大哭，跪倒在地。蓮池勉強應允，便隨眾出山。那些村中人只道大師怎樣建壇，怎樣請龍，怎樣移雲掩日，誰知大師絕無一些作為，只率領了眾人，繞著田間，念了無數阿彌陀佛。自大師一念佛起，便有一片黑雲從東北而來，行至半路，雷聲隱隱的從雲裡響將起來。及至田內走了一周，只見那雨平傾的落了三四尺深，田禾盡活。愈信大師佛力廣大。

次年潮信大發，衝倒朱橋，民人不能行走，揭衣而涉，多有溺死之人。村中欲請大師救濟。忽一日，本府知府餘良樞聞得雲棲大師道德高妙，便欲請他主持其事，親往雲棲來見大師。只見一路山青水秀，疊嶂層巒，知非凡境。山門上一匾是「雲棲」二字，旁有一對是：

翠藹封中覓路，碧峰盡處歸庵。

餘知府道：「真名山勝跡也。」到了寺前，有知賓接進，蓮池即出相迎。進了方丈，賓主坐下，餘知府開口便說：「非為別事，只因朱橋被潮汐衝塌，往來病涉，非有道之士主持其事焉能成此大功。本府欲借重和尚倡建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蓮池道：「貧僧出家人，原以濟人為本，方便為門。砌路修橋，正是僧家之事。此舉無論貴賤，每願捐資八分，隨緣而助，便可竣事。」知府道：「只恐功人施微，難以速成。」蓮池道：「施不論多寡，但以得心為主。心力多則功成不朽。況八者，取坤土之義。以土製水，無有不成之理。」餘知府道：「和尚出言平易，見解人微，真非凡人可及。」便叫門子拿拜匣來，取了一封銀子，送與蓮池道：「俸資八十兩，稍助橋工，餘仗和尚佛力。」隨打轎回衙。四方好善的，聞得蓮池大師興工造橋，都來佈施，立累千金，糾工築基，每下一樁，便誦咒百遍。自起工至橋成之日，潮汐不至，以此得成其功，人皆稱為神異。

當年湯氏因丈夫住持雲棲，他便在菜市橋側創造一尼庵，名孝義無礙庵，遂一心梵修，法名太素，得悟無生，先蓮池圓寂。

蓮池自出家幾五十載，所著述除經疏，餘雜錄如竹窗隨筆、二筆、三筆等書二十餘種。忽一日，入城別諸弟子以及故舊，道：「我將他往，特來奉別。」人皆不知其故。回寺復命特設茶湯與闔寺僧眾話別。眾問：「大師何往？」但言：「此處吾不住矣。」眾亦不知其故，次日上堂復對大眾道：「明日准要行。」眾留之，不聽，便入丈室端坐，瞑目無語。眾方醒悟，圍繞師前。大師復開目道：「所著彌陀疏抄，實乃淨土慈航，傳燈正脈。當令普利群生，不可斷絕。在大眾只宜老實念佛，莫換題目便了。」言訖，竟自圓寂。少頃，城裡城外弟子雲集，欲與大師治喪。曰：「大師遺命，不許披麻帶白，行世俗禮，照常規式。所有衣鉢，盡行作福放生。」

大師生於嘉靖乙未，逝於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午時，葬於寺左嶺下，遂全身塔於此。其妻湯氏，先一載而化，亦塔於寺外之山右。可見佛慧性生，男女俱成正果。天下叢林，未有如雲棲之處置精詳，僧規嚴肅者。西湖放生池、萬工池，並城中上方長壽兩池，至今放生不絕。大師豈非西湖一大善知識！

（全書完）